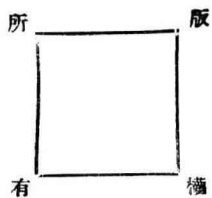


現代作家

現代作家

王墳 著



實價五角半

上海眞美善書店發行

寫在現代作家的前面

王墳君收集他年來所做的短篇小說，拿去付印，教我替他寫一篇序文，因為我們都是研究文藝的朋友，而王墳君的作品又素爲我所愛誦，所以這篇序也好像是義不容辭的。替人家的作品題跋做序，本來不免於互相標榜的嫌疑，但我這篇序不過是一種簡單的介紹，而且王墳君的作品，自己會保證我的話不是標榜。

對於王墳君作品第一點所要介紹的是鄉土藝術的成功。王墳君常常說

他創作的動機道：『長與善郎說他從事創作是爲生活。有島武郎說他是爲了寂寞，愛著，欲愛，和欲鞭策自己的生活而創作。而我呢？爲我無聊而創作……』王墳的創作既無一定的目的，所以他的文字能穀保持他創作純潔精神和自由活動。他不學現代作家爲迎合青年心理起見，寫上許多『×妹，我親愛的……吻……擁抱……浪漫……』也不將文藝當做宣傳主義的工具，寫上許多『無產……革命……血……Bolshevik……』他只以他特有的單純樸實的筆調，去描寫鄉村或所謂下層社會的生活。他創作之所以能有相當的成功，或者就在這裏。

我們都有一種奇異的天性，每每想知道和我們種類不同人的生活 and 思想。劉姥姥進了大觀園，見了那些嬌滴滴的哥兒小姐，那些曲曲折折的畫棟雕欄，老鴿忽然長出冠子會學人說話，親家母忽然插了滿頭花從西洋鏡裏出現……使她眼光撩亂，心花怒放，好像做夢，又好像登天。這生活是

她素來沒有經驗過的生活，所以能使她這樣有趣。從反面說，我們有時下鄉，看見那班蠢如豕鹿的鄉下人，好像不具性靈似的，然而他們有他們的喜，怒，哀，樂，愛，信仰，願望；有他們的特殊風俗，習慣，言語。假如他們中間有一個藝術家能設將他們的生活細膩而且忠實的寫出來，那該是怎樣一個驚異！然而他們中間並沒有藝術家，便有，現在也沒有被發現，這工作只好讓從事『鄉土藝術』者担任了。鄉土藝術使我們於日常生活之外，更領略一種特殊的風趣，牠的價值當然不在我們現在所歡迎的『異國情調』之下。

中國從事鄉土藝術者除魯迅——魯迅的成功當然不限於阿Q正傳和風波等篇——馮文炳諸先生有相當的成功之外，其餘的似乎都難令人滿意。這因為我們作家的生活和那些土老兒太相懸絕，所以說出話去也就不免有隔靴搔癢之弊。王墳君生長於江蘇松江小崑山鎮，自幼稔熟於鄉土生活，

又富於銳敏的觀察力，而且肯隨時留心，他雖然現在成了一個智識階級中人，但當他描寫鄉村人物時，他的思想和人格直欲與他們同化，有如趙子昂畫馬時，伏地爲馬的各種姿態，形體未必能變馬，心却變成馬了。像那在三等火車裏和小販吵嘴，講官話，談黨國要人使人人聽了色變的老頭子；拖着辮子鑽在山廟茶棚賭博的白梗竿；守了幾年郎，終於膨脹肚皮的小脚嬌嬌；在雨後的綠桑園裏偷情的小男女，把風箏放上人家屋頂，因而失去一頓豐腴上坟菜的三狗子；這都是我們在城市或鄉村天天可以碰着的人物，然而我們不能瞭解他們，他們也沒有方法要求我們的瞭解。王墳君却能運用他細緻拔峭的筆法，畫出這班蠢東西的肖像；以他自己的喉舌，喊出他們潛密的心聲，使我們對於鄉村和下層社會的人們，不但靈魂上除去隔膜，而且對他們發生同情的心理。在新進作家中，王墳君的作品，確有和別人不同的特色。

第二點所要介紹的便是他特異的作風。自從新文學運動發生以後，忽忽已過了好幾年，作家出了許多，作品也發表了不少，然而文學大概的趨勢，不過兩派：一派是紅樓水滸的筆調，一派是歐化的筆調。紅樓水滸固有爽快流利的特色，但太中國式了，新文學是需要創造的，那有將數百年前白話文學搬演一回便可了事的理？歐化呢？這法子未嘗不好，但善用者太少，又把文體弄得太生硬而不自然。句法大都冗長，繁雜，看就不好看，莫說放在口裏念。譬如『桌子們底下的蚊子們咬我們的腿們，拿我們的手們，去趕蚊子們！』——這是某先生說的一個笑話，未常見之於書，以其有趣故引之——這類句法，總算沒有發達起來，然而倒裝，一句裏夾許多句子，一句裏夾許多『的』『底』還是觸目都是。

王墳君的作品對於全篇的結構，固然用心，造句用字，也經過一番苦心的鍛鍊。他的每個短篇都是以短句組成，甚至一兩個字，也可成爲一

句。他說：『我預測將來的文學都要走上鍛鍊的一條路，所以我先拔腿向前跑。也許我要跌倒在路旁荊棘裏，然而我不悔！』他這種嘗試的精神是值得欽佩的。

例如：

『靜月踱出大殿階沿級，面上浮笑渦，眼眶裏淚，却還沒有乾。停住脚，眼前一陣黑。黑是怎樣迷漫呵！好似千萬隻手，抓向她來。倏忽，黑手不見了。一個猙獰的臉，出現在眼前，……』

靜月一身汗，抬頭望四周，依舊。她已膽怯。

過去的浮影，重上心頭，她膽壯，一臉都是笑。

靜月走過長天井，到山門，山門開了，月光闖到彌陀面孔上，也是一臉笑。——她逝了。

雞啼。（遁逃）

太陽一落山，空中爬上薄薄一層霧。吞掉雲，吞掉樹，吞掉半個山，吞掉全個山。然而顏色總是這樣淡，淡得好似一縷烟，幾縷煙。

破例，天空裏漏出一顆星。跟着一顆星，半山浮出一道火光——，立
大一道火光。給風飄拂着；明而滅，滅而明。火光跳着動，盪在周圍的一
圈也跳着動。但是跳動的火光，儘是浮下山。（在山後）

平先生到家，天下雪，平先生真巧呢！

說家還不妥，因為這所房子，明是租來住，而且合租的。房子是一所
破樓，前臨門，後靠山，破樓聳在天空中，孤零但偉大，雖然房主是做水
本作。租來，樓面有三間，二小而一大。平先生爲的是喜靜吧，太謙吧，
居其小。……」

這些句子恰是極其簡短，極其凝鍊的，完全是中國人的筆調，但又有
一種新鮮的風味，所以我覺牠可愛，而且覺得以後作家有走這條路之必

要。

這不過是幾句介紹辭，全書的好處，當然要請讀者自去欣賞。

一九二九。五，四，雪林。

自序

事實是如此：長與善郎因為謀生活，然後做小說；而有島武郎呢，做小說，為的是寂寞，愛著，欲愛和欲鞭策自己的生活。他們懷着不同的目的，而他們的作品，却同樣的轟動於一世了。長與善郎的目的，可以說是物質的，而有島武郎的，可以說是精神的。然而，無論物質或精神，總之，他們都是成功的作家了。要創作，至少要——或許自然會——懷着自己的目的。望着目的走，才會得到成功。

在一九二八年的暑假裏，我開始寫我的處女作兩行列。而我的目的呢，並不是爲物質的，因爲我根本沒有經濟的壓迫，沒有稿費的要求；也不是精神的，因爲我沒有沸騰的熱情，可以歌詠，沒有頹喪的遭遇，使我呻吟。然而，然而我覺得要創作，便創作了。——創作的目的，便是創作。這一篇，本想表現一種過渡時代的矛盾：一面創了新的黨化的局面，而一面却依舊垂着『只許官州放火，不許百姓掌燈』的遺訓。我想以適當的結構，深刻的筆畫，描出這一時代的人物，這一時代的人物的心理。然而，結果是什麼呢？哦，無聊，無聊，祇覺得在心靈上，鐫出了一縷無聊的創痕。

此後，不寫小說者幾月。幸喜後來多讀了些芥川龍之介，有島武郎和江口渙的文章，我的久燼了的心靈，這纔又浮起了無聊的黑影，而激出重想創作的波紋。於在這一時期中，寫了一篇在山後。那篇，我想把追求

的人生，幻滅的悲哀，和動搖的心理，融合在一篇作品裏。然而，到底沒有達到什麼——本也不想有所獲得——除了在無聊的宿痕上，加了新鮮的一鐫。哦，又是無聊！

在我，自寫了兩篇作品之後，便覺得創作的結果是無聊。更從這些連想到別的，文覺得爲了無聊的襲擊，才有創作的心緒。循環的，又覺得要找無聊，祇有創作了。因此，以前的『想創作，便創作了』的觀念，已換了『找求新的無聊而創作了。』的確，舊的無聊的解除，和新的無聊的追求，是我的創作的目的了。這目的呢，從寫了在山後以後才望着走。至今！

然而，寫了在山後所獲得的無聊，沒有鼓起我再想創作的動力。從那時以至一九二九年的寒假，祇開始寫了些現代作家。至於那篇，本也不盡是舊有的無聊的掀動，而是當時的環境所促成。大考，把我的創作截斷

了，直到放假回家了，才得續下去。所以，假如細細的談牠呵，你就知道，這篇的上半節是實描，而下半節是追記的。自此，連續的寫成了六篇。而同時，我的內心，也是連續地給無聊所侵襲，雖然，這無聊是新的，這無聊是創作的原動力。

開學後兩星期，給無聊所盪漾的心靈，又催促我寫成雨的山前和上坡兩篇小說。這次所追求到的無聊，至今還在內心中，浮着漣漪！

便是這十個短篇，也便在無聊的倦怠中，蒐爲現代作家的集子了。

因爲目的是追求新的無聊，和解除舊的無聊，我的小說，大都沒有慷慨的氣概，和激昂的基調：而是消沉，苦悶，悲觀——總之，說是內心的無聊吧！而且，所有的描寫，都是平凡的事件，和『阿Q時代』的人型；而不是機警的變幻，和都市的華麗，喧嚷。筆法，則求其簡，求其短而已，假如說，我的思想，表現的藝術，一切，都是『落伍』了，不合時代

了，哦，是的！但我總不承認：『像蒼蠅那樣向玻片盲撞』便算中用；在現代的中國，說『阿Q時代』已經『死去』；而清淡的筆緻，便不足以言藝術呵！

總論，這十篇創作裏的人物，或是有對像的存在，或是祇有縹忽的幻現。然而，在現時代中，無論如何，這些人物，都可以找到的吧；在我們日常的生活裏，這些人物，也都可以見到的吧！本來，這些，都是有普遍性的人物，我們也不必問其『實像』或『虛像』，也用不到去索隱，拘泥于某人一定是指當代的某君，或連想到某地一定是指當代的某村某縣。老實說，假如你發現了這些，那末，或許你也便是其中的一個對像了，你也將給人家指摘爲描寫典型中的一個人物了。

以『現代作家』名這集子，爲的是這一篇中所描寫的，是在我已往十八年的歷程中，從未觀察到的一種人生方式；而這事的遭遇，印入我的心

靈最深。其餘呢，就祇有很暫的存在，或很暫的幻現。不過，要亦是某一時期所遺留的痕跡呢！

這裏，我要附帶的聲明：除了兩行列曾在北新上，和在山後，遁逃曾在真美善上刊過而外，餘的都沒有發表過。

胡亂的寫了一些，便算現代作家的序文。

末了，承雪林女士給我以許多的指導，并序本書；虛白兄給我以本書出版上的幫忙，作者謹在這裏致誠摯的謝意。

一九二九，四，十二，王墳于東吳大學，蘇州。